

吾學

錄初編

末節始於哀死亡之禮。庶幾不失。○榮光案賓見主人不答其拜。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以其力之所能爲。營其未備之具。遣子弟僕從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楮幣壺觴之奠。以爲襚。與賻謝往來之虛文。屏飲食之末節。庶合乎古人匍匐救喪之義。

論謝孝○徐氏乾學曰。後世有謝孝之禮。考之古經。有拜君命及衆賓之文。註謂尊者加惠。必往拜謝。則所謝者曾來賄賻之人。非盡弔客而謝。

之也。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則其所詣近在一城之中。豈若後世之過都歷邑。越在數百里之遠。而亦往叩其門哉。況古之所重者君賜。故因拜君而卽拜衆賓。後世大臣及大臣父母之歿。例得蒙卹奠者。初未嘗有凶服往拜之禮。獨柰何於遠客之弔。而僕僕往謝哉。孝子處苦由之。次當奉朝夕之奠。乃以惡車直經奔走道途。甚非守禮者所當爲。况吾誠能守禮。卽不往謝。人亦安得而責之。慎毋錯會經言。以貽知禮者之

謂○榮光案出禮非弔喪無不答拜者則弔喪不答拜明矣况受弔日喪主稽顙謝賓既謝之矣何必他日又踵門乎故通禮但以書謝賓無喪主往謝之禮

回煞避殃○劉氏榛曰陰陽家言有所謂避殃者父母而忍加以殃名不孝之罪通天矣夫殃何物也由俗所云猶之乎其魂也魂與氣非二也氣散而魂獨留魂去而殃猶在乎殃之爲義禍也罰也死者又何惡於其家而降之禍罰耶

○榮光案回煞之說始見於唐初博士李才百之書有喪煞損害法故世俗相戒雖孝子亦避之夫八子之於親也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其祭也僂然見乎其位肅然聞其容聲愾然聞其歎息是欲求其一見而不可得矣豈有惡之倍之視爲異類舉家避害扁靈柩於空室者哉

論治喪○高氏珩曰近人治喪事其侈費也動至千金或數百金問之則曰富貴之家創焉遂相

效而務過之。不然世俗將以爲譏論其心。則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後盡於人心之義也。曰以是而師孟子。其病今人而累古人也。多矣。夫孝子之於親。豈沾沾以財事哉。固有其大焉者。事親以道。而偕爲聖賢。上也。策名王朝。免於邪慝。而榮以綸綍。次也。其次乃酒炙之養矣。其次乃附身附棺之具矣。其次乃堂斧之制矣。夫酒炙之養。未敢侈以爲孝也。然而吾親實享之。勝於祭而太牢矣。衣衾棺槨之制。亦未敢侈以爲

孝也然而吾親之身猶切焉勝於葬而儀衛矣
今之人子置其大者若罔聞焉其於切者或致
懈焉反沾沾傾家以營葬者何也且其勞多而
費重一一自爲之與曰親知之相助然也曰是
皆樂助之與曰有施焉者有報焉者其報者則
我之施固在前矣其施者則我之報將在後矣
似未嘗厲人也曰是不然親知相愛誠有樂爲
助者則亦有不願者矣夫不願而使之助則致
厭之道也力不能而強之則致怨之道也進其

人理當報我。而力實不能強之報。猶怨矣。况強之施焉者乎。曰富家自爲之何如。曰免於怨矣。然惜其拙於用財。而不知有財之足進於孝也。夫以致戚之時。而致飾以爲觀美。不過欲令小民俗士。歎羨其家誠富貴。有子孫能華美耳。獨不畏士君子之竊笑乎。欲盡孝而無財。則已耳。財旣足而欲孝。不有營高敞。廣松楸。立享堂。建祠宇。以隆世守者乎。進而上之。不又有推述父母之遺命。而贍三族。以及鄉黨。建義倉。振凶荒。

而養殘廢孤病者乎。於以廣先德而滋厚福可也。記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夫爲善孰有大於濟衆者乎。釋此不爲，雖輕費萬金，譬猶擲之曠野，可謂拙於計矣。

論葬地及下葬時曰：○蔡氏世遠曰：爲風水之說者，審擇乎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

之資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
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惑於房分
之說者果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
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
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度之五行揆
之五方細推其說卒無有合卽考之郭璞葬經
及素問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
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相
和皆此說誤之也至於時日之說亦古所不廢

良辰吉日。經有明文。乃過於拘忌。如襲斂入棺時。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竟有不察而信之者。以至含斂不親視。抑情壞性。莫斯爲甚。此皆術家藉以爲牟利之端。守禮者所當亟斥也。○黃氏宗羲曰。古之筮日。非生尅衝合之謂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時則皆以質明。惟昏禮用夜。有定期也。今之葬。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宵中而下。曩擇時之害也。○榮光案粵

人擇地之流弊曾爲粵西廖生作龍穴握要敘
文略曰今之爲地師者甫識一丁字卽取世俗
謬悠之書意爲揣摩挾大羅經走田塍山角譁
然號於衆曰某地富某地貴某地旺了主者利
其地之可以速售而得善價也則傳述而誇耀
之又恐其說之無徵而不足取信也則低首下
心而詢究之彼卽證以謬悠之書主者入市果
得是書從而意爲揣摩遞相傳受則又一地師
出且百地師出矣此謬悠之書之害人也其文

人墨客稍知俗說之失剽竊楊曾緒餘以逞雄
辨而足迹不踰百里終日講求皆紙上之巒頭
畫中之沙水而不知形勢埋氣之妙差以毫釐
謬以千里也此楊曾之書亦足以害人也由是
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甚則己之非而強以爲是
人之是而強以爲非求地者徇道旁之謀溺禍
福之說紛然無所措其手足竟有遷延至數十
百年而不葬者於戲仁人孝子之掩其親亦必
有道而不料其流弊至於斯極也○又案古者

三月而葬。既葬而有三虞之祭。初虞祭於葬之日中。則葬用朝日可知。初虞用柔日。則葬以柔日可知。是三月而葬。不擇月也。葬以柔日。不擇日也。朝而葬。不擇時也。

論族葬。○徐氏乾學曰。古者葬不擇地。周官墓大夫職曰。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萬民墓地同處。墓大夫爲分其域。亦如家人以昭穆定位次。而預爲之圖。新死者則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

月之期無或愆者。惟宅兆已定而無所容其擇也。獨孝經有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卜則有吉凶。有棄取。是亦擇矣。疑與周禮之言不合。不知世數無窮而地域有限。子姓繁衍安能盡容其勢。必至於改卜。又從他國遷來者。是爲別子。始造塋亦須卜。成子謂慶遺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正此類也。豈後世人卜一邱之謂哉。自秦罷封建。宗法不行。族葬之禮遂廢。去聖久遠。邪說崛起。淫巫瞽史得簧鼓其間。漢武

三才圖會卷一
帝時聚會占驗。卽有所謂堪輿家。班固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又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葬書蓋萌芽於此。而張平子冢賦述上下岡壟之狀。略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爲者。至東晉郭璞專攻其術。世乃依託爲青囊之書。轉相熒惑。其毒遂橫流於天下。唐太宗命呂才著論以深闢之。竟不能止。爲人子若孫者。恍於禍福之說。延葬師求吉壤。剖析地脈。斟酌向背。誠選年月日時。貧者不能擇地。富者擇之太